

□高军

1951年夏末秋初,到沂蒙革命老区走访慰问的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巴金三次驻足济南,在这里多次晤面王统照,留下许多美好印象。

巴金和王统照是老朋友,王统照年长巴金7岁,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1935年底,王统照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1936年7月,王统照赴上海担任《文学》月刊主编,与鲁迅、茅盾、巴金等21人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和文艺界同仁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民主运动。七七事变后,王统照的家人避难来到上海,王统照和茅盾、巴金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在上海从事文学救亡活动,白天参加集会,讲演,调查战况,夜晚挑灯撰写抗日诗文、编杂志,在《烽火》杂志上发表长诗《上海战歌》等。1937年冬天,时局更加危急,他把家搬到法租界吕班路的一所白俄公寓,并改名王恂如,对外自称是职员兼中医。搬到吕班路后,巴金是最早登门的友人,两人见面总有说不完的抗日和文学话题。1938年起,王统照应聘在暨南大学任教。1941年12月8日上午,日本兵冲进上海租界,他坚持为学生上完最后一课,学校就此停办。次年,到开明书店当编辑。1945年夏,全家迁回青岛。巴金视王统照为师为友,对他很尊重。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为王统照出过两本诗集《横吹集》《江南曲》、一本散文集《去来今》和两本小说集《华亭鹤》《银龙集》。

巴金与王统照的交往,从王统照赠送巴金的两首诗中也可略见一斑。1938年3月,为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巴金和靳以离沪经香港去广州。朋友们在中法同学会为巴金离沪去港举行饯行聚会,结果王统照酒喝多了,他自己说:“十数年未剧醉呕吐,偶得一次,亦觉快然”(见王统照赠巴金诗)。晚上,巴金和陈西禾二人亲自用汽车把喝多了的王统照护送回家。第二天,王统照醒来,情致未尽,即秉笔赋诗二首,分别录赠巴金、西禾《藉留鸿迹》,这两首诗一首为:“寒宵坐对酒如泉,尚有清狂未尽捐;疏读离骚羞痛饮,偶逢嘉令破愁颜。风尘寇盗犹征战,风雪京华忆少年;聊使肝肠再洗炼,未妨四顾感茫然。”另一首为:“狼藉归来谢友生,十年未复此夕情;咨嗟岁月侵霜鬓,涤荡胸怀入杳冥。若梦飘零伤往事,徒知慷慨愧时英;我侪醉饱终何用,雪夜关山战火明。”(见刘屏《王统照赠巴金诗笺及其他》,2012年11月12日《文艺报》)

这次巴金来到山东的时候,王统照刚从青岛回济南一年多

时间,他是1950年3月赴济南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人民政府委员的。4月,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山东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王统照当选省文联第一任主席。作为省文联主席,又是巴金的老朋友,王统照多次主动与巴金见面畅叙。

巴金7月26日中午到达济南,第二天上午王统照就来到位于经三纬七路附近的巴金住处山东省政府交际处(现济南饭店)5号房拜访,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巴金将自己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李健吾来山东走访写出的《山东好》一书递给王统照,并欢迎他多提意见。这次拜访除畅叙友情外,王统照还准备安排一次由文联做东的招待,让巴金一行与山东文艺界朋友共话繁荣新中国文艺创作。由于省政府已经确定27日下午召开欢迎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宴会,并且还安排了济南话剧团晚上演出《龙须沟》。两人最后商定,第二天下午省文联负责安排文艺界朋友先游览大明湖,接着吃晚饭,表达对访问团的欢迎。

28日下午四点,王统照让刘知侠、陶钝、臧云远来迎接巴金一行,并一同陪着去游览大明湖。主人热情地介绍着:“大明湖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被称作‘历水陂’,唐朝时又称莲子湖,北宋文学家曾巩称为‘西湖’,‘北湖’,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始称‘大明湖’。”他们一处处看着景点,在汇波楼王统照指点着说:“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在《登汇波楼》诗中赞美这里的景色‘鸟飞云锦千层外,人在丹青万幅中’,大家是否觉得有些道理?”巴金他们频频颔首。游览两个多小时后,一同来到大华饭店吃饭。巴金很是兴奋,喝下了四五杯葡萄酒。

8月20日晚上,巴金他们从沂蒙山区回到济南。由于要总结这次慰问活动,需要整理资料、写总结、召开会议等,一直很忙碌。8月23日上午,王统照与巴金又见了。这天巴金他们主要参加由省政府秘书长孟东波主持的汇报会。但是在会议的间隙里,王统照还是再次和巴金走在一起,尽量多说一些话,对巴金他们即将离开山东表达惜别之情。王统照对李健吾的那本《山东好》畅所欲言,谈了自己的看法,既肯定优点,也指出作品的一些缺点。巴金说出了自己的感觉,那就是这本书“活泼有余,略欠扎实”。

8月24日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后,巴金一行在下午五点后去济南火车站,王统照亲自到车站送行。他们依依话别,互相表达良好祝愿。六点四十九分,火车徐徐启动,巴金隔着窗玻璃不断向王统照摆手,王统照也不停地挥手和巴金告别。

巴金这次来济南,和王统照一共晤面四次,进一步加深了友情,两人都终生难忘。

□史海泛舟

耆年硕学传文脉

□寇纪东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与山东省文史馆的馆员们颇有交集。每当走进大明湖畔的文史馆,美丽的风景会映入眼帘,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其中,文史馆员的故事让我们沉醉,老先生们传承的齐鲁文脉如泉水潺潺,他们耕耘的《齐鲁文史》也奋力前行……

山东省文史馆始建于1953年8月21日,隶属于山东省政府,以弘扬敬老崇文精神、发挥存史资政作用为宗旨,着重统战联谊交流等,云集“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馆员们群星璀璨、成果丰硕。

文史馆北依大明湖畔,南眺千佛山美景,东傍热闹的小东门,西望繁华的火车站,景色清幽、环境宜人,既闹中取静,又交通便利,是一个修身、研学、读书、写生的好去处。

在这里,优秀的文化大卷徐徐展开。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存史资政和文化建设的要求,山东省文史馆的饱学之士,泛舟学海,文心雕龙。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深耕学术、史海钩沉;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郑杰文钟情汉籍、笔耕不辍;颜炳罡、杨守森、王伟、王化学、朱亚非等在存史资政方面也积极著书立说;书画界,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名家陈梗桥出版《梗桥文集》,记录书坛往事,深受爱好者青睐,举办的“梗桥书法展”,观众络绎不绝;史振峰、单应桂等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展示书画大省形象,张百行、贺中祥、何乃磊……老骥伏枥,各展宏图。

在这里,文史馆员传承书香,笃信前行,弘扬优秀传统的故事也生动开讲。2017年7月,凭

借文史馆员的专长和优势,文史馆经与山东省图书馆、齐鲁晚报协商,每月邀请1名馆员参与“大众讲坛”讲座。馆员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以市民的需求为讲座要义,各展才华,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的文化盛宴。通过面对面讲解,“零距离”交流互动,高雅文化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是故事,记的是文史,“文史馆员讲坛”成了新时代共享文化的纽带,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城市的教室、市民的课堂”。

在这里,馆刊《齐鲁文史》承载着优秀文化铿锵前行。2018年,《齐鲁文史》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它植根齐鲁深厚的文化沃土,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弘扬传统之精髓。馆员奋发有为地耕耘着自己的墨海书田,愉悦中书写着自家的精神圣地。诗书雅集,文为世珍,一篇篇佳作妙笔生花,又如一股股清泉,从《齐鲁文史》中汨汨流淌,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世界。

承载着文化使命的《齐鲁文史》在馆员的悉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增设的“国学札记”“名家手记”等栏目,秉承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播撒着历史的记忆和智慧。曾记得傅永聚馆员“静夜置茶清香发,开屏码字落马蹄”,意气风发地为它撰稿;郇起鸿馆员撰写的《济南工业散记》和济南历史文化杂记,虽非黄钟大吕,亦是史海撷英,为它增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在这里,文史馆承载着山左海岱间的亘古文明,更蕴藏丰厚的文化富矿。在这里,根植于尊老崇文的文化氛围,发扬着“存史资政”的传统,群贤毕至,文运相伴。

“耆年硕学传文脉,天光云影共徘徊”,文史馆风景独好,馆员们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更是一道寥廓悠长的风景。

□潘万余

【烟火人间】

球友『老牛』

“老牛”不姓牛,属相牛,他是我岳父。每年我生日的那天,第一个给我发来祝福短信的肯定是他,“祝小牛生日快乐!”因为我也属牛。

“老牛”和“小牛”都爱好打乒乓球,我俩是一对势均力敌的球友。当然,“老牛”靠的是球技,“小牛”靠的是年轻。

“老牛”个子不高,胖墩墩的,还有大肚子,板寸平头,小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像极了弥勒佛。“老牛”今年七十有一,由于自身体胖质重,上下楼都需手扶扶梯,方可缓缓而行,但只要上了球场,顿时闪转腾挪,身姿矫健。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眼睛因白内障做过两次手术,看球都是模糊不清的重影,但只要手握球拍,立马左挡右推,应对自如——这就是国球的魅力,更是他引以为傲的球感。

“老牛”年轻时是从最艰苦的井下挖煤工干起的,此后还干过装卸工、机电工……最后从省煤炭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记得曾有记者问他一生获得的荣誉,他摇摇头:“我对这些从不感兴趣。”我翻箱倒柜

找出的唯一证书,是1998年他被国家煤炭部授予“为煤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作为“小牛”的我对此属相的人性格特点甚是感同身受,“老牛”确实具有牛的倔强、踏实与勤奋,所以我很注重与“老牛”的相处之道,以防“顶牛”情形发生。有时,岳母、妻子和他说不通的事也交于我,我就会趁我俩挥汗如雨、中场休息的时机,先扬后抑,慢慢说道。往往如此般的话,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升。

“老牛”省吃俭用,开明豁达,家庭财政大权交给岳母掌管,但他还是会时不时干预一下:“孩子买房,你把卡给他们吧”“孩子买车,赞助他们一点”,甚至连爷爷的遗产,二老都没有过手就交到了我妻子手中,活脱脱地把我们培养成了“啃老族”。

“我要不是这个球一直坚持打呀,身体早就不行了……”每天,“老牛”像是上班一样固定时间去和几个老头上场“厮杀”。他知道我工作忙,每回和我打完球,都会嘱咐一句:“你随便什么时候想打,过来就行!”

球友“老牛”,慈父“老牛”。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